

『小戏大做』的传承典范

评话剧小品《血色花》的艺术价值与时代意义

●孙志忠

当看到喀喇沁旗乌兰牧骑创排的话剧小品《血色花》在第十届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中脱颖而出,以“小戏见大情”的独特魅力征服全国观众时,我既为内蒙古文艺创作的蓬勃生机感到自豪,也深刻感受到基层文艺工作者用艺术传承红色基因、诠释时代精神的使命担当。这部作品以“大主题的小创作”为核心特质,既是乌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精神的生动实践,更为内蒙古小戏小品创作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本。

小切口里的大格局:
以微观叙事承载宏大主题的艺术巧思

如何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历史主题,转化为贴近人心、可感可知的艺术表达,是许多创作者面临的挑战。而《血色花》给出了极具智慧的答案——它选择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一场抉择”的微观视角,搭建起连接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桥梁,让宏大主题在细腻的情感叙事中自然流淌。

作品将时间定格在1945年8月的内蒙古东部草原,空间聚焦于山林间的一处地窖子,人物浓缩为抗联战士阿斯楞、妻子莲花与李队长三人,核心矛盾则围绕“是否收养日本遗孤”这一极具张力的抉择展开。没有全景式的战争场面,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宣讲,却通过“和服包裹的婴儿”“菜刀砍向木桌的愤怒”“额头滴血的誓言”等极具冲击力的细节,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层层铺展。当阿斯楞因“杀子之仇”举刀相向,莲花以“先杀我”的决绝守护婴儿,李队长一句“孩子哪分什么国籍?他们都是上天撒在人间的和平种子”点明主旨时,作品完成了从个人恩怨到人类共情的升华——它不再是简单的“抗日叙事”,而是对“战争与和平”“仇恨与宽容”“人性与信仰”永恒命题的深刻叩问。

这种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恰恰契合了小戏小品的艺术特质。相较于大戏的宏大叙事,小戏小品更擅长在有限的篇幅内聚焦小事件、小人物,通过精准的人物刻画和强烈的戏剧冲突,让观众在短时间内产生情感共鸣。《血色花》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因“小”而局限格局,反而以“小切口”撬动了“大主题”,让“反战”“和平”“大爱”这些宏大理念,通过蒙古族夫妇的抉择、抗联队伍的胸怀变得可触可感,真正实现了“方寸舞台见天地,细微之处显精神”。

小体量里的大情怀:
扎根中华沃土的精神内核与文化表达

《血色花》的艺术魅力,不仅源于其叙事技巧的精妙,更源于它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

从文化表达来看,《血色花》自始至终散发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无论“阿斯楞”“莲花”“乌兰其其格”这些自带草原辽阔与灵动的角色名;还是文化符号的运用——“蒙古包”“守灶火的人”,让观众在情节推进中不自觉触摸到传统文化的肌理。更值得称道的是,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人物塑造深度融合,让角色的选择与成长皆有文化根脉可寻。莲花背负着锥心之痛与刻骨记忆,却能冲破国界与仇恨的桎梏,用双臂护住敌人的遗孤——这种选择绝非刻意的道德拔高,而是蒙古族“胸怀如草原般宽广”的文化品格在特殊时代的具象化;阿斯楞从最初的悲愤决绝,到最终接纳孩子,其转变不仅体现了抗联战士对和平、正义的信仰坚守,更展现了蒙古族汉子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既有面对仇敌时的铁血豪情,也有面对生命时的柔软温情。这种人物性格与文化基因的深度绑定,让角色的情感更真实、行为更可信,也让作品的情感表达兼具穿透人心的深度与温暖人心的温度。

从精神内核来看,《血色花》完美诠释了乌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初心使命,始终将“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作为核心追求。这种扎根基层的创作积淀,让《血色花》没有悬浮于历史之上,而是充满了烟火气与人情味——地窖子里的对话、夫妻间的争执、对孩子的疼爱,都是普通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真情流露,这种接地气的表达,让观众极易共情。正如评委所言,作品“保留了乌兰牧骑扎根群众的艺术底色”,这种底色,正是内蒙古小戏小品创作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让艺术不再是象牙塔里的精致展品,而是连接历史与现实、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情感纽带。

《血色花》的启示:
内蒙古小戏小品创作发展的“破局之道”

在当前文艺创作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内蒙古小戏小品如何突破题材局限、形式单一等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血色花》的成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三个重要启示,也勾勒出内蒙古小戏小品创作的破局之道。

其一,立足本土题材,挖掘其独特价值。内蒙古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草原文明的千年传承到革命时期的红色记忆,从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到新时代的发展变迁,这片土地上的动人故事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血色花》的成功证明,只要深入挖掘本土题材的精神内核,就能创作出既有地方特色又具全国影响力的作品。未来,内蒙古小戏小品创作应进一步聚焦地区文化的核心内涵,让“内蒙古故事”成为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载体。

其二,坚持以小见大,在精准表达中提升艺术张力。小戏小品的优势在于“短、平、快”,但“短”不代表“浅”,“小”不代表“弱”。《血色花》通过一个孩子串联起战争、仇恨、宽容等多重主题,证明了小体量作品同样可以承载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启示我们,内蒙古小戏小品创作应避免贪大求全,要学会聚焦——聚焦一个具体的人物、一个真实的事件、一种细腻的情感,通过精准的细节刻画、强烈的戏剧冲突、真挚的情感表达,让作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实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创作追求。

其三,强化队伍建设,激活基层文艺的源头活水。《血色花》的创排团队是喀喇沁旗乌兰牧骑,这支基层文艺队伍之所以能创作出高质量作品,离不开其长期扎根群众的创作积累,也离不开对艺术品质的精益求精。未来,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乌兰牧骑等基层文艺队伍的扶持,通过“人才培养计划”“创作采风活动”“精品孵化项目”等方式,为基层文艺工作者提供更多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

《血色花》的舞台旅程,从草原到江南,从首次亮相到压轴收官,是内蒙古小戏小品创作实力的彰显。它以“小戏大作”的实践证明,优秀的文艺作品从不因体量而失色,只要扎根生活、直抵人心,就能在时代的舞台上绽放持久久的光彩。作为内蒙古戏剧工作者,我们应从《血色花》的成功中汲取力量,始终坚守为人民创作的初心,以“大主题的小创作”为路径,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不断推动内蒙古小戏小品创作向更高质量、更具影响力的方向发展。让更多本土故事通过小舞台走向大市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在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中代代相传,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内蒙古力量。



读书·漫谈

高塔之下的审视

——读山崎丰子《白色巨塔》

●张晨晞

提起高分经典日剧,有一部绕不开的作品,那就是被称为日剧巅峰之作的医疗剧《白色巨塔》。这部首播于2003年的电视剧,被七度翻拍,引数十万观众讨论,热度长期居高不下,时至今日,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影视剧的成功,离不开优秀的原著。《白色巨塔》同名长篇小说是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的代表作之一,号称日本国民级小说。作为一位注重写实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山崎丰子被称为“社会派作家”“日本的巴尔扎克”“日本当代文坛三大才女之首”。

山崎丰子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1944年,山崎丰子毕业于旧制京都女子高等专门学校(现京都女子大学)国文学科。毕业后就职于每日新闻社的大阪本社调查部,1945年调至报社文艺部,在同为作家、时任文艺部副部长的井上靖麾下任职,担任新闻记者工作,进行采访、调查与写作训练。在报社任职期间,她开始边工作边写小说。1963年,她开始在《星期天每日》上连载长篇小说《白色巨塔》,引起文坛轰动。

山崎丰子小说的首要特征在于典型意义下特定人物的塑造以及特定场景、特定行业中极端的现实性或真实性描写,其创作的题材、主题永远来自真实的事件或社会现实问题。《白色巨塔》便是以大学医院为舞台,展现出一个肮脏又复杂的世俗世界。

小说主人公财前五郎早年失怙,家境贫穷,靠他人的资助艰难读完大学。毕业后他从最底层的助手

做起,逐渐成长为医院第一外科的副教授。他医术高超、技术精湛,凭借一把手术刀,风头甚至超过了首席主任医师东教授,他也因此成为东教授之后继任教授的最佳人选。然而,在等级森严与竞争激烈的医院中,财前五郎深知光有实力是远远不够的,或许正因经历过苦难,他在命运的机遇前,本能地倒向了功利。他不惜将从小相依为命的寡母留在穷乡僻壤的老家,选择入赘颇有财力的财前家,成为上门女婿,并为此改了姓。通过岳父的关系,重金贿赂医师工会实权人物,最终凭借微弱的优势,成功当选教授。如愿以偿后,财前五郎仿佛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在科室中越来越飞扬跋扈、说一不二,他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殊不知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他自大狂妄、过度自信,无视同行向他提出的忠告,忽视了手术之后的肺部转移,直接导致了患者佐佐木庸平死亡。愤怒的家属将财前五郎告上法庭,面对这起重大的医疗事故,财前五郎一方面极力否认误诊,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向受害者家属施压,另一方面串通科室成员,制造伪证,企图掩盖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与此同时,财前五郎还要为自己的进一步晋升扫清障碍,与医学部长暗中操作,争夺学术会议会员候选人的位置。此时心力交瘁的他毫无察觉,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向了终点——作为癌症研究领域的医生,最终身患癌症而死,为这场人间闹剧画上了一个讽刺的句号。带着无尽的遗憾,财前五郎

殒灭在这座森严的白色巨塔下,成为腐朽制度的又一个牺牲者与受害者。小说中的白色巨塔,象征着日本医学界一种难以改变的僵化的权威体制。它的外表看起来似乎充满学术的神圣和时代的进步精神,然而在这堵厚实而坚固的围墙里,却充斥着封建的人际关系和特殊的组织结构所织成的关系网。这与钱钟书《围城》中的隐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高塔与围城之外,是无数飞蛾扑火、前赴后继的人,他们向往着这方名利场;之内,是无数挣扎与沉沦的灵魂,在人性与欲望的叩问中,试图寻找出路。

《白色巨塔》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对照性。如内科医生里见修二,在面对与财前五郎相似的困境时,选择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放弃名利,醉心学术,是一位坚守正义的理想主义者。即便因与财前五郎价值观不同而分道扬镳,却仍在对方弥留之际竭尽所能力图挽救其生命。那一刻,他与财前五郎不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重新回到他们都曾为之奋斗过的崇高事业;教授东贞藏作为财前五郎的直属上级,面对优秀的下属,难抑嫉妒之心,在与财前五郎的人事斗争中落败,但人性中的善从未泯灭,亲自为癌症晚期的财前五郎执刀手术,也侧面说明财前五郎对其专业程度的认可;医学部长鹤冈良一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救死扶伤的医学事业只是他用来获利的手段,他的夫人也在背后大肆敛财、收

买人心,夫妻二人是封建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前五郎正是在鹤冈部长的“指引”下,一步步走向深渊;落魄却执着的律师关口仁,则是法律正义形象的化身,他不畏强权、不受利诱、不计代价,为了一个平民的死亡,坚定地整个医疗体系宣战,用实际行动彰显着人性最后的光辉——虽是萤火虫之光,却在黑暗中生生不息。

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白色巨塔》丰富的社会群像,共同组成一幅暗流涌动又深刻复杂的日本当代浮世绘,他们的声音或许被时代的洪流湮灭,或许在人群中发出呐喊,却不知能否警醒世人。

财前五郎的猝然长逝并没有让人们有丝毫的“快感”,这既不是纯粹的“恶有恶报”,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应有的归宿。作者用他的死亡,诠释了一种道德和观念的转变,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美诠释了其审美意蕴和价值取向。

当财前五郎的尸体静静躺在手术台上被解剖时,周围人的内心似乎也同他一起归于平静,他用一场盛大的喧嚣祭奠疲惫的灵魂,化作白色巨塔下的一抔灰,随风而散。



读书·随想

《杀死一只知更鸟》:照见人性的一面镜

●杨佳

《杀死一只知更鸟》像一杯温热的茶,初尝平淡,回味时却泛起层层涟漪。哈珀·李以细腻平实的笔触,将读者带入梅科姆小镇这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深意的地方。那里的日常如邻家的故事,却在不经意间戳及人性最敏感的神经。

在百度上,知更鸟是种属迥异的鸟类,而在梅科姆这个南方小镇,知更鸟是黑人汤姆·鲁滨逊,也是被污名化的“怪人”拉德利。汤姆·鲁滨逊因肤色,无端卷入诬告官司;拉德利因性格孤僻,被全镇人污名化。他们因肤色或性格的与众不同,成为偏见攻击的目标。小镇的社会等级森严,杰姆曾直言梅科姆有四类人:白人、坎宁家人、尤厄尔家人和黑人。这个简单的分类背后,是一道无形的界限,每个人都自觉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轻蔑的目光俯视着下一层级。黑人被蔑称为“黑鬼”,白人与黑人的官司永远以白人胜利告终,而这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

当偏见成为常态,正义便成了稀缺品。阿迪克斯的出现,恰是打破这一僵局的關鍵。他选择为汤姆辩护,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对正义的清醒认知。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勇气从不是挥舞拳头,而是在所有人都说“不”的时候,依然坚定地说“是”。这种勇气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尤为珍贵。尽管最终未能改变结局——汤姆最终悲惨死去,但它像一束光,照亮了偏见笼罩下的黑暗,也让我们明白:生活中的不公,或许改变得很慢,但总得有人做那个“不合时宜”的人,为不公撕开裂缝。

书中最令我动容的,是阿迪克斯教育孩子的方式。他从不以父亲的权威管教孩子,而是以朋友的姿态引导他们。他不会因为斯库特是个女孩就限制她的穿着,也不会因为杰姆年纪小就回避复杂的问题。当其他家长忙着给孩子灌输“应该怎样想”时,阿迪克斯却在教他们“该怎么思考”。他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尊重孩子的判断力,这种教育方式在今天看来依然前卫。阿迪克斯对孩子们说:“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除非你钻进他的皮肤里,像他一样走来走去。”这种共情能力的培养,正是对抗偏见的最佳武器。难怪杰姆和斯库特小年纪就懂得“人生而平等”的道理。

合上书时,电影《绿皮书》里黑人钢琴家的身影与汤姆渐渐重叠——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在传递同一个朴素真理:人就是人,不该被肤色、性别或任何标签定义。这一点,在信息爆炸、偏见易被放大的当下更具现实意义。阿迪克斯的选择、书中的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保持独立思考,修炼共情能力,或许是对抗偏见最好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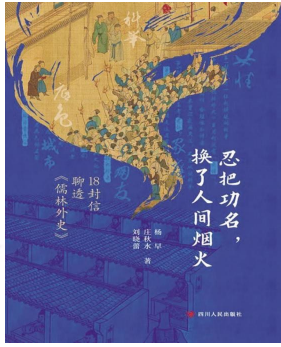
正如书中阿迪克斯说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犯罪,因为它们只是哼唱美妙的音乐供人们欣赏,什么坏事都不做。”这本书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在平淡的叙述中感受到震撼,正因它让我们看清: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知更鸟”因为与众不同而遭到伤害,但也总有人像阿迪克斯一样在默默守护。也许我们无法改变整个世界,但至少可以像他那样,在自己的生活中做一个拒绝偏见、守护美好的人。

《杀死一只知更鸟》早已超越了“文学经典”的范畴,它更像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既映出偏见的丑陋,也照见勇气与共情的光芒。它时刻提醒我们:要永远警惕偏见,勇敢地站在正义一边,哪怕这意味着要独自对抗整个世界。



读书·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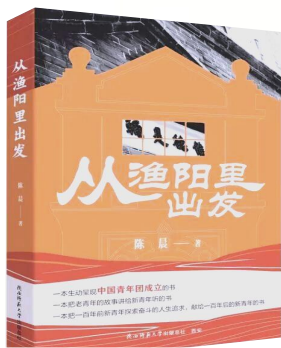
推荐阅读



三位作者的名字,和“18封信聊透《儒林外史》”的副标题,或许是读者拿到这本书后最先注意到的奇特之处。以“三人谈”形式结成的书,自享有盛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之后便层出不穷;至于以“信”结成的书则更是常见,如《两地书》《傅雷家书》种种。但以三人往来书信结书的形式,便比较新奇了。读完全书,最大的一个感触是,《忍把功名,换了人间烟火》这本书的呈现形式并非一个为有趣而硬套的“空壳”,而是与内容血脉相接的整体。

▼四川人民出版社
刘骁雷 庄秋水 杨早 著

▼《忍把功名,换了人间烟火》



渔阳里,上海淮海中路一条曾属法租界的普通弄堂,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而名垂青史。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这里成为思想碰撞、理想交融的热土。一群怀揣家国情怀的青年会聚于此,畅谈国家未来,探讨革命道路,为改变旧中国、建立新中国而谋划奋斗。渔阳里不仅见证了他们从青涩到果敢的蝶变,更铭刻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史轨迹。《从渔阳里出发》一书,以翔实史料、生动笔触与深刻洞见,带领读者回溯往昔,感受那些青年的热血与梦想,探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初心与征程。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晨 著

▼《从渔阳里出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山东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本魏世杰著、王月玲整理的《禁地青春》,既是核武研发一代人的精神史传,也是现代社会人的三观指南,平实文字中蕴含着丰富义理,对于广大读者提升思想素养、勇攀职业高峰,更好地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生活,都具有很大的精神启示和人生借鉴意义。

▼山东大学出版社
魏世杰 著 王月玲 整理

▼《禁地青春》

据《中华读书报》